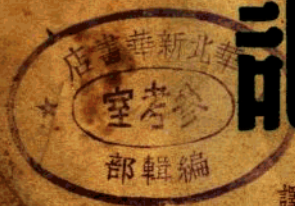




回憶

書簡雜記



譯盾茅 著等生爾別倫別·威腦
行發店書活生

目次

我的回憶……	臘威·別倫·別爾生……	一
游美雜記……	波蘭·顯克微支……	一五
英吉利斷片……	德國·海涅……	二七
集外書簡……	臘威·易卜生……	三七
「蜜蜂的發怒」及其他……	比利時·M·梅德林克……	五三
憶契訶夫……	俄國·蒲富……	七七
擬情書……	羅馬·渥維德……	八九

我的回憶

腦威 別倫·別爾生著

〔別倫·別爾生是腦威大作家別瑟尼·別爾生(Björnsterne Björnson)的兒子。別倫也是一位作家，在他本國，也頗有名。一九二二年尾，腦威正有一運動，要把老別爾生的住宅歸公家收買，作爲紀念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作家老別爾生的「國家圖書館」；這當兒，別倫·別爾生發表了他的回憶錄「我的幼年生活」(Mit Livs Historier: Fra Barndommen's Dage)。這本書寫了老別爾生的生活以及交遊，比任何其他同類的書都要親切些。〕

〔這裏譯出的一段記述了當年自由主義的老別爾生如何被他的同國人視爲洪水猛獸。這和一九二二年頃的紀念「圖書館」運動對看起來，是非常有味的。別倫·別爾生此書尙無英文全譯，但有片段的英譯。此處一段據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美國「Living Age」所載英譯轉譯。〕

父親買了住宅洛根(Loken)，我們很得意。這屋子位於大園子的中間。前面右方就是那海灣。有一個公共浴室，看相極不討人喜歡。上面，山頂頭，有育爾勒·赫夫帝(Jorgen Helbye)的別墅，外貌是很不錯的，但是我們永遠不會見過那邊有一扇窗開開來，而且那大門也老是關得緊緊的。不會見過那邊有人影兒。在我那時的想像中，這別墅就代表了克立斯坦尼亞(Christiania)；我們那時跟克立斯坦尼亞沒有關係——換句話說，克立斯坦尼亞是和我們作對的！(1)

(1) 克立斯坦尼亞是腦威都城，那時腦威人正指老別爾生看作洪水猛獸。

我們的住宅簡直可說是一座茅屋，下首有一間大的廚房，有白粉的牆，長春藤爬到了牆頂。一切是惹歡喜的，朗爽的，我們孩子們可以任心趁意跑出跑進。房屋四周，散散落落有些老樹，牠們原是野生的，各就風向和陽光的便利而選定了位置；園子也是不加人工而自然榮茂。有很多蘋果以及別的好蔬果，可是我們和我們的小伴們佔了口福時，母親的廚房也要受到影響的。

那時候的日子多麼有趣！這是個廣闊自由的世界；我們把那高籬笆的後面算作阿美利加，朝東去，我們算作俄羅斯，而在那土角下面的地段，我們夢見了夏日炎炎的南方。想起那時候的日子來，我只覺得光明，只覺得快樂。我們這住宅洛根是美麗的童話世界。而且恰在這童話生活過到熱鬧時，我們連童話大王本人都達到了。(一)有一天夜裏，大風雨拔起了一棵很老的樹。這樹剛剛橫躺在庭前草地上。那些綠的樹葉子垂頭喪氣地多麼可憐相！亨斯·克里斯丁·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把我的弟弟抱在他懷裏，把我安置在他膝頭，他對我們說，誰知道這棵老樹的故事呢。沒有人知道。於是安徒生就講給我們聽，地下的青草見這棵死樹有怎樣的感想；他又講到天上的雲，特別是那些鳥，望着那死了的老樹怎麼感傷。

亨斯·克里斯丁·安徒生把園子裏的一切都講到了，講得很多。現在我還覺得他好像就在我面前——好像看見了他那個大頭，他那肩背，跟他的長長的身材怪不勻稱似的。還有他的嘴巴，多麼會講，多麼會裝腔。我特別忘不了他那神妙的微笑，和他那眼睛裏的閃光，當他把那棵老樹講成了有靈性的活物，躺在那裏好像在和死掙扎。

父親引導安徒生出去看本地的美麗風景，我們孩子們也跟着同去。走了一會兒，我們都站住了，看下面那遼遠無邊的大海。我的父親開口說：「噯，我的好朋友，可不是美麗麼？」安徒生回答：「是的，是的！多麼美麗呀！」

突然他看見路邊有些青花，他快活地叫道：「啊，看哪！這些花可不是姣豔極了麼？」他特地下車，採那些花，他捧了那些寶貝再上車來時，他的臉色是得意洋洋的。

就在這位安徒生寓居克立斯坦尼亞的時候，有名的戲院導演和名角斯忒爾斯托姆（Stenstrom）和他的夫人也來拜訪我們了，這兩位，也和我們出去遊玩。到了翁塞福斯（Honselos）要歇客店的時候，我們過夜的房間一定得特別布置，使安徒生的臥房非經過另外一個房就沒有第二條路進出。安徒生是常害怕有賊，怕有人暗算他的。我的父親和斯忒爾斯托姆住了安徒生那臥房的一邊的一間，斯忒爾斯托姆夫人，我的母親和我，就住了另外一邊的一間。

大家都上床睡了以後，突然間，斯忒爾斯托姆聽得一聲怪叫：「憑上帝的名——」兩邊房裏的人都大吃一驚。有一個長長的彎着腰的人，手裏擎着蠟燭，站在房中央。這人的頭上裹了一方白布；身上只穿了長的睡衣，腳上是拖鞋。那臉部的長的勾鼻子好像堵蔽了大部分的燭光。他穿過了我的父親和斯忒爾斯托姆所住的房間，開了那通到別室去的門，木頭似的站在門檻上。大家都爬起來，驚異地朝他看。輕輕兒，但是很迫切地，安徒生的聲音問道：「你們是不是掙得穩，我睡在那邊不會有危險麼？」每個人都切實担保他不用害怕，担保他睡在那邊平安。於是，跟他來時一樣的飄忽，他回到他自己房裏去了；但是，照他第二天自己所說，他還是整夜不曾合眼。「你知道的罷，」他告訴道，「時時有著危險；難說難說。」

我還記得安徒生去後，有一天下午我的父親怎樣跟幾個朋友講起了他來。我想來那時在座的，有格里格（Grieg），也有伊呂卡·呂（Erling Lyng）。我記得父親是這樣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安徒生對於大自然的莊嚴美麗有神奇的敏感。有一次，他在地中海面一條汽船上。那是個美麗的夜，幾千的星眼在太空閃爍，遠遠的潮聲打著非洲海岸的，送到了船上。『那時我一個人在甲板上，』安徒生說，『至少是我以為甲板上只有我一個人了；而我極想找個也同我一樣感想的什麼人，跟他談談。後來我到底找出了一個老阿刺伯人蜷伏在船尾，我就走到他跟前。』」

「阿刺——我叫了一聲，指著天空那些星。(1)」

「那老頭兒站起來，舉起一手高過了他的頭，也回答了『阿刺——』」

「我們彼此都理解。我那時是快活的。」

我的父親又接著說：「安徒生的想像常常超過了他自制的範圍。在他的故鄉奧登塞（Odense）敬他為名譽市民以後不久，我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遇見了他。那時候他正為了哥本哈根的新聞紙不把他在故鄉所受到的榮耀當作特別要聞，很有點不大高興。但是他立刻把他的悶氣撇開，當他哈哈地講給我聽，他在故鄉奧登塞那旅館的上等房間裏碰到的一件事，——這上等房間是奧登塞市府特為優待他給他定好了的。他說：

「我那時快活得很，感動得很，為的我那故鄉給我那麼多的面子；我竟然忘記了先看一看我的臥床底下有沒有什麼陌生人躲在那里。我又不敢爬起來看。叫人給的繩子又離開我的床太遠。我在床裏坐

(1) 阿刺（Allah），回教人呼神（或上帝）之稱。回教徒見面打招呼，常先呼「阿刺——」。——譯者。

了起來，那時我的心卜卜地越跳越決，於是乎，在近邊的桌子上抓到一本書，我就往床底下擲過去，還嚷聲叫說「我知道你躲在裏邊呢！」但是事實上，床底下並沒有半個人呀！」

我記得父親說時，那些大人們都哄然笑了。可是我不笑，因為那時我年紀很小，我老實也是胆小的。

在洛根和在學校裏，我是自願自的，即使有小伴，也只不多幾個。克立斯坦尼亞城裏人跟我們合不來。我那時不懂得到底爲了什麼，只知道這是跟父親有關，父親是在鼓吹著一些我那時想也沒想到過的主義呀。

「當真麼，爸爸，」我問他，「說是你寫了那隻『不錯，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的歌兒麼？」

「你倒聽聽你的兒子怎麼說，加羅林！」我的父親就要喚我的母親了。「真是在那里做夢呢！對的，那歌兒是你老子寫的，樂曲是李却特（Richard）作的。加羅林，孩子們在學校裏學了些什麼來？把成績報告單拿來給我看，我的孩子。」

謝謝天，剛巧有客來了，救了我一個關口。母親站在那邊，用了會意的眼光瞧著我。我們的過失是歸她認賬的，那些時候我們的行爲，好好歹歹都歸她負責。是的，加羅林包辦一切。她是我們的親愛的母親，也是我們的伴侶。她是可愛的，溫柔的，精明而又好脾氣的，老是疲倦，但常常從容不迫做了一件又一件。她是我們和那邊書房裏的父親中間的一個聯系的環兒。

在那些時候，我覺得什麼都有趣，——又除了那城裏和學校。那個城，（克立斯坦尼亞，）似乎別無所事，就專是蹲在那里等候有什麼機會給我父親更多的損害。我碰到過很多的事，使我有理由作如是想法。有一天，有幾個孩子追我，用石頭擲我，並且罵我：「你這狼，狼養的。」

我哭著跑到一個警察跟前。

「你叫什麼名字？」警察問我。

我把我的姓名告訴了他。

「那麼你就是那個自以爲了不起的那傢伙的兒子了？」

這句話是我從警察那裏得到的全部慰安。這句話現在聽來也許覺得很怪罷，但那時的情形確實如此。

「媽媽，」有一天我問，「幹麼爸爸的頭髮也要歸你修剪呢？」這當兒，我的父親騎坐在一張椅子上，而母親正忙著修剪。

「我來告訴你罷，我的孩子，」父親回答。「城裏的人，有一大半是跟我不對的，我上城裏去往往會受到他們的侮辱；有一次我要去剪髮就觸了霉頭。這就是我甯可站開些的緣故了。你懂得麼？」

「但是爲什麼他們是那樣的？」我問。

「因爲在他們看來，我是太自由思想了；他們呼我爲奸詐者。你懂得這個字的意思麼？」

「不懂。」

「加羅林，你解釋給他聽罷。」

父親站了起來，撲去了他衣上的短頭髮，就自顧到他的書房裏去了。母親什麼也沒有解釋給我聽，只說「進去，溫習你的功課去。」我遵照母親的命令進去溫書了，但是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點兒不對勁。

從那時起，每逢我不得不在國民戲院裏叫排上那「國民公敵」的時候，我的思想就要回到我在克立

斯坦尼亞那些幼年時代，(一)而且後來我父親七十歲生日那天去拜訪了易卜生 (Ibsen) 回來告訴我下面這個故事，我也一點不以爲奇了——

「我們坐在他(易卜生)書房裏的時候，他忽然對我說，『我回想過去的事情，我的親愛的別爾生呀，你無論如何總是最和我接近的一個。在那篇劇本裏，你知道的——就是那講到公共浴場的醫生那一篇——』」

我的父親一時想不起來。

「你知道那講到病菌的一篇罷。」

「不知道，」我的父親說。

兩個人都有一會兒不說話。

「『國民公敵』呀，」易卜生突然說。「我寫那『國民公敵』的時候，我是想著了你的。自然你不是那醫生似的平常人，然而你是你。」

我的父親從易卜生家裏一逕回來就告訴我這個。

被人家弄得我自己也理會到我已「國民公敵」的兒子——這樣的事我在幼年時代，就是在克立斯坦尼亞，簡直是常常碰到。我不大拿這件事和我的母親討論，至於父親面前呢，我從沒提起過。我記得有一次竟有一個住在下邊碼頭上的人上來找我問我到底是不是別爾生的兒子；我回答了「是」的時候，那人立即轉身，吐一口唾沫表示他的輕蔑我，而且叫道：「真是活見鬼了！」

那些時候要是有人和氣地同我的父親說話，那麼我的父親就一定大以爲怪。

「加羅林，你倒聽聽這件事哪，」有一天父親從城裏回來就對我母親說。那時我站得很近，我都聽到的。「我下去到約納·曼德的鋪子門前，我正站在那里的時候，有一個年青人走過來，而且提高了嗓子對我說——那時旁邊還有別人——那年青人對我說，『我是一個學生，叫做米特林（Miding）的，我斗胆問你好哇？』你想想；我是太受感動了。一個有勇氣的朋友，那年青人，我可以發誓！我將永遠不忘記他的名兒了。」

我的父親永遠不忘記。米特林和我父親的交情一直繼續到米特林故世。米特林故世的時候已經是瑞典的一個大地主。

那時候我十三歲，歐那爾（Einar）八歲時，勃爾格列哇德（Bergliot）三歲。我們的第一頭達尼是生在洛根的，不到一年就死了。天快黑下來的時候，我們都坐在那裏等候那結果。達尼像睡著似的就死了，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忍住他的哀痛。父親寫一點給報紙上，「我們的可愛的小達尼昨天死了。」這結果是他收到了一些無頭信。中間有一封信的寫者說他要打聽達尼是不是一個舞女，爲的她的可愛竟那樣公開給大家。父親和母親對於這件事印象很深。他們永遠不忘記。

因爲父親在克立斯坦尼亞不結人緣，母親吃的苦頭也是很多的。有一天，萊特爾將軍家裏有宴會，母親遇見了常住在克立斯坦尼亞的丹麥海軍大將摩勒的夫人。當我的母親被介紹給這位夫人的時候，這夫人就問道：「你的丈夫就是那個寫文章的別爾生罷？」

我的母親承認了這事實，那位高貴出身的夫人就說道：「他是那樣一個不通世故的人，真是太難了。」

我的母親立刻回答：「如果只是不通世故的話，那至少你是把他看得比別人好一些。」

既然像這樣的事常常要碰到，那自然還是守在洛根，讓那高籬笆和關閉的園子門將我們和城裏隔開，倒覺得舒服得多呢。

我第一次到意大利時，只有二十二個月大。那時父母已有好幾個月不在一處。是我的母親帶我到意大利——在那些時候，走這條路據說不是容易的。每逢路上住客店，衣櫃的大抽屜就是我的床，他們說我睡醒來不看見母親，從來不哭的。一路經過了許多盤問，我們到了熱那亞（Genoa）。母親打電報給父親，但這電報，父親永遠沒有收到。一定是教廷覺得這電報可疑，沒收去了，有什麼可疑呢，天曉得罷哩。

於是，在從熱那亞到奇微塔·味歧阿（Civita Vecchia）的船上，母親的護照找不到了。她失望了；一位老教士想要安慰我們，給我們罐頭食品。全船的人都關心著那護照的失落。這位帶著個小娃娃的年青婦孺的少奶奶很引起了衆人的同情。船將近奇微塔·味歧阿的碼頭時，情勢是急迫極了，當巡丁們上船來了時，船裏每個人都焦急異常。沒有了護照，我們只得原船回去，而母親身邊的錢又很少。碼頭上沒有別瑟尼。這位少奶奶急得掉眼淚，而她臂彎裏的小孩子倒嘻嘻地笑。

所有的船裏人都幫忙尋找，每個角落裏都察看過了。終於那護照和別的紙張一同找著了，原來是船上的帳房先生忙中有錯。至於母親在羅馬城裏怎樣找到了父親，那又是另一樁故事了。

另外一次我們到意大利是一八七二年八月的事；母親告訴我，那時父親對她說：「加羅林，我們決定到意大利去罷；只我們兩個人去。我一定得做點事出來，可是在這裏什麼也做不出來呀。」

「不，別瑟尼，」母親回答，「不帶孩子們同去是不成的。丟他們在這裏克立斯坦尼亞不行的。」

不，這是不妥的，別瑟尼。而且我不能沒有幫手。呂娜（女僕）必須跟我們同去。」

「好好，呂娜同去就是了。真怪！」

接著整整一星期的工夫化在出門的準備上。這次出外幾幾乎跟大探險相仿。父親走進走出很興奮，母親是鎮靜地耐煩地一樣一樣準備著。

「一定要弄些錢來，加羅林你一定要寫信給黑格爾（一個出版家）向他要。」

這是派給母親的工作中最高難的一項了。「噢，噢，」她嘆著氣，她把信寫了。後來我們就動身了。

我們一共是六個人。我們乘火車是三等。什麼都是母親照料的——行李，車票，一切瑣雜。每逢一次停留，父親就老大的焦躁。路途是從馬爾摩（Malmo）經過柏林的。我們到了提羅爾（Tyrol）的士發次（Schams）。終於我們繼續再向南去。大人和小孩子都勉強坐了三等車。母親見父親爲了我們而苦作，心裏不安得很。她寧願父親單獨去旅行，那就可以舒服些，不必坐三等車了。

過了佛羅倫薩以後，我們就到了羅馬。我們在匹阿紫·巴柏里尼（Piazza Barberini）附近找定了住所。本來在學校裏最使我覺得興味的是歷史，因而羅馬對於我是一大奇象。我們的朋友潘萊里尼（Pelgrini）引我們到各處遊玩。他最關心的，是近代的意大利；而在波耳塔·皮阿（Porta Pia）他變得比平常更加熱忱，他眼裏發光，他手舞足蹈，他講述了如何攻克羅馬，如何我們現在所立的地點正是昔日意大利軍隊突破敵軍的地方。這雖是早已過去的事了，然而這地方的一切還像依舊在噴吐那神奇的大事件的成功和勝利。

加里波的（Garibaldi）的英名像朝陽似的升起來了。父親早已把這位大人物的一切告訴過我們，但

是我們看見他却是一直以後的事。其間，我們又一次到過羅馬。這次，我們住在加波·勒·卡色（Capo Le Case），離蒙德·品察（Monne Pincio）不遠。歐那爾和我有一位教丹麥文和意大利文的教師，他曾在加里波的部下打過仗。他有一大部雪也似白的鬍子，戴一頂黑帽子，帽簷很闊。我和歐那爾兩個都是崇拜加里波的，那時傳言他要來羅馬做代表，在期待他來竟不來以後，歐那爾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是有一個腦威孩子在盼望他。歐那爾這封信裏又說起加里波的在腦威已經成爲人人心目中的理想：船、馬、牛、羊、都取名爲加里波的了。

「加里波的要說這是小牛肉來致意他了，」父親笑著說。

但是最奇的是一封回信當真來了。這件事發生時，我們已經回到腦威在家裏了。我們看到了是加浦·列拉（Caprea）的郵印時，我們幾乎快活到站不穩。雖然向來是不許我們闖進父親的書房的，那時我們也直衝進去了——歐那爾領頭。父親正在書房裏踱來踱去，這是他工作時的習慣，但當我們進去時，他就站住了，眼光釘住了我們，好像我們是從別一世界來的。

「一封封——一封加里波的寄來的信，我以爲，」我大胆說。我們覺得只有父親才可以首先閱讀這封信，別人都配。

「你莫說——」接過信去，父親這麼回答。然而一點也不錯！信是這樣：

“Caro Einar: Io vengo subito a Roma. G. Garibaldi.”

（親愛的歐那爾：我立即要到羅馬了。加里波的。）

這封信現在裝了鏡框掛在奧來司搭特（Aulestad）我們家裏。

於是我們再到羅馬。轉眼就是加里波的進羅馬的日期到了。先已有大的告白張貼在各處，宣告他來

羅馬的日子。我記得有一頭鸚鵡老是叫著，「他不要，他不要——錢——錢。」

這是說加里波的不肯接受國家送他的錢。他住在他的島上簡直很清苦。羅馬城裏人心激昂極了。到處有軍樂聲。時時刻刻聽得到那「加里波的進行曲。」有一天，我和許多人站在那西班牙式的樓梯過道上。說是加里波的要在這天到，可是沒有到。終於是他來的那一天了。全羅馬的人都聚集在車站上了，政府却爲了某種原因決定請加里波的換個地點進來。人人都朝軍樂聲音來的方面拼命擠去。簡直擠得人透不過氣。我們不能擠得近些，但是到底瞧見他了。豈可說是短小的身材，略微有點駝，穿著他的紅褲子，戴一頂闊邊灰色帽子，扶著他的兒子墨諾底站在那里，旁邊是克利斯比（Chris）。周圍全是穿軍服的和紳商要人。

「萬歲！萬歲！」幾千萬條喉嚨喊著。有許多人激昂得落眼淚，我也是其中之一。關於我現在釘住了看的這個人的生平，我的父親早已告訴我許多許多，因而我不能忍住我的快樂的眼淚。當時這番景象得有大手筆來描寫才行。後來，在匹阿紫。巴柏里尼的旅館——加里波的住在這裏，他到月台上來答謝繼續不絕的歡呼，他用了深沉的然而圓潤的聲音簡單地說：「晚安。就請回家去罷。睡得好好的。我感謝你們。」

父親說，那一天要是加里波的要取消意大利王室的話，那王室立刻不能存在的。但是加里波的相信那時候要完成意大利的統一，最好還是要一個王室。

我也看見了那老年的維都僚·歐麥納萊（Vittorio Emanuele）。他說不上是高個子。他的臉是最奇怪底色彩的混合，頰上肉垂很厚。我覺得他的大鬍子在那樣一張臉上毫不關重要了。父親告訴我，從前攻克羅馬那一天，國王坐了馬車進城，沒有人唱歌，也沒有樂隊，完全是出人意外的。國王親自到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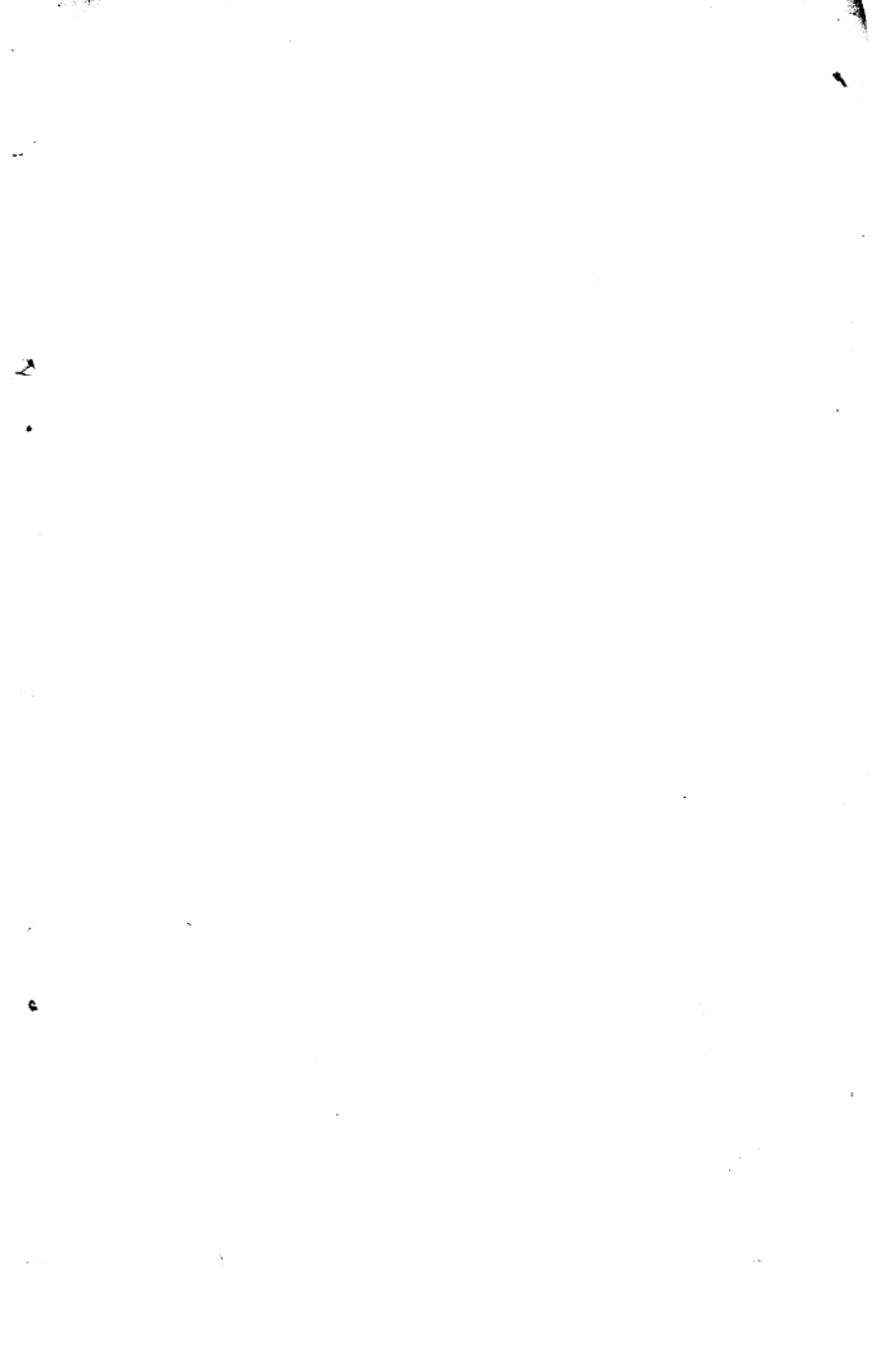
波的車裏，邀請他進王宮，這件事給羣衆的印象很深。

加里波的生日到了。那時他住在城外，誰願意去看他就可以去。軍隊是預定了要在他面前走過受他檢閱，但是我們趕在軍隊之前就到了。雖然我們到的那麼早，可是路上已經站滿了人。真是潮水一般不斷地涌過了加里波的屋子！我們終於得了機會進去，走入一間小廳。加里波的就坐在那廳裏，身體微駝，因為他有風溼病。但是他的臉多麼神奇，還有，他的一雙眼睛！終於我們站在他面前了。同我們去的那位老戰士（就是做過我們的牧師而且是加里波的舊部那一位，）和加里波的握手，並且指著歐那爾給他看。於是他抓住了歐那爾和我的手，微笑着。於是我們再走，讓出地位給我們後面的人們。

我記得加里波的政治態度給父親的印象怎樣深。「他是一位十全的民主政治家，」父親說，「但是他爲了全體的福利而擱起了他的心目中的理想。（一）他不是那種專要自己的名字高於一切的野心家。」後來，父親參加了那在阿真底諾戲院（Teatro Argentino）裏舉行的「加里波的歡迎大會。」所有的自由黨的領袖都坐在戲台上，父親也在內。歐那爾和我在台前人羣裏。給台上人拍照的時候，父親站在一面意大利國旗後邊。

「在這樣的場所，」父親後來說，「我覺得我只配鑽到老鼠洞裏去。」

〔完〕



游美雜記

波蘭 顯克微支作

〔亨利克·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在一八七六年遊了美國。他的遊記最初用「Lilias」的筆名發表在「波蘭新聞」(Gazeta Polska)，——一八七六年五月到一八七八年三月。後來集爲單行本。他這遊美雜記跟前後來的「遊非州雜記」同爲波蘭小學採爲國語課本的教材，在波蘭很有名。〕

〔顯克微支遊美以前是一位革命的民族主義的作家。但從美國歸來後，他就從「現實」轉到「過去」，專用波蘭歷史上的「光榮」的史實來寫「安慰」的小說，使他的同胞暫時忘記了眼前的痛苦。有人說他的歷史小說對於當時失了自信力的波蘭人很有興奮作用，但實際上不是「興奮」而是「麻醉」。這裏的幾節就從他的「遊美雜記」內譯出。論美國的「風俗世情」一節頗可表見他那時的思想如何。——譯者。〕

紐約的旅館

大理石、黃銅、地氈、大鏡子——這些構成了紐約的旅館。在紐約旅館是跟銀行和郵局分享了城中最佳建築物的榮譽的。除了客房以外，旅館內還有許多大廳和會客室。專供旅客們接見賓客和消磨工夫。這都布置得王宮一般的富麗。我住的中央旅社牠本身就是一座不算小的城……

飯堂就是一個極大的分隔成無數小房間的大廳，可以容納幾百人，裝飾得非常奢華，但是俗氣。大理石的柱子，然而醜陋不雅致。天花板濃妝豔飾，而進口則頗令人想起了倉庫。那巨大的雙重門準叫人